



善钟里的风云故事

文 章正元

很少有人知道，在旧上海租界，有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，而且还是租界里第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路名，那就是善钟路，即今天的常熟路。常熟路虽不长，却是连接几条东西贯通主干道的必经之路。这一切，都和20世纪初的大地主陶善钟有关，善钟路就是因他捐地修筑而得名。

常熟路（原善钟路）113弄2-31号的善钟里，也是因陶善钟投资建造而取其名。占地22.48亩，为较典型的砖木结构新式里弄住宅群。该建筑于1930年由潘义泰营造厂承建，系双毗邻连二至三层花园住宅25幢，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。房屋坐北朝南，布局对称，建筑立面为红机砖与拉毛水泥，人字三角尖顶，有壁炉、烟囱。每幢屋前庭院树木茂盛，显得十分幽静。

陶善钟原名陶如增，清末浦东顾路人。陶善钟是英商跑马总会的驯马师，后来又开马车行发了大财。在1889年之前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西界不超过今天的西藏中路和西藏南路，在租界外的西面，大多是农田，地价十分低廉，而且越往西地价就越便宜。陶善钟是农民出身，对土地有特殊的感情与追求，他将赚到的钱几乎都投入到土地购买中。据统计，陶善钟在后来的善钟路一带拥有土地几千亩，成了一个大地主。1899年，公共租界扩张，西界延伸到静安寺，1914年法租界向西扩张到华山路。这样一来，陶善钟拥有的土地就随着租界的扩张而越来越升值，他也成了上海的一名大富翁。后来，陶善钟与英国建筑师白兰泰和律师陆舌儒合作，成立了泰利洋行，以外商名义开展房地产业。于是，陶



善钟里3号

章正元/供图

善钟无偿让出自己的土地筑了一条由静安寺通往西江路（即后来的霞飞路，今杜月笙淮海中路）的马路，被法租界当局定名为善钟路。陶善钟后在善钟路113弄建造了新式里弄住宅群——善钟里，在100弄10号建造了自住的豪宅。

常熟路113弄1、3号房屋是假三层英式风格建筑，砖木结构，红砖外墙，红瓦屋面，洋松地板，柳安木门、木窗。主屋前有370多平方米园地。原产权人为商人陆冲鹏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做过贩卖鸦片毒

品之类的生意。

了解上海近代史的人都知道，上海开埠是中、英鸦片战争的结果。开埠后，鸦片便由洋船源源不断运来。1847年至1860年，输入上海一地的鸦片竟占全国总输入量的一半以上。于是，白银大量外流，鸦片业日盛一日。清政府虽多次颁布禁烟令，但实际上禁而不断。上海情况更为特殊，因为有租界，皇帝的禁令不起作用。上海一时烟馆多于茶馆，光两租界地区就多达1500余家。

据史书记载：抗战前，上海一地有鸦片或毒品吸食者10万人。上海人俗称鸦片为烟，毒品是海洛因（即白粉）、红丸（即红珠子）。当年沪西一带，吸毒者众多，往往一夜寒风起，街头冻尸骨便时有所见，这些“冻尸骨”绝大多数是吸毒者。

上海烟毒盛行，罪魁祸首当然是洋人与租界当局，但中国人的败类如流氓、军阀、汉奸等也令人发指。其中，1918年底由杜月笙与黄金荣、金廷荪合股组建的贩毒保险公司，即“三鑫公司”向贩卖鸦片的土行、烟馆收取保险费，后增收烟枪捐，同时自营鸦片买卖。每年收入有5000万元以上。

三鑫公司靠鸦片大发横财仍不满足，又染指海洛因、红丸等毒品。一天，黄金荣得知军阀段祺瑞与日本人勾结走私红丸500箱，已派陆冲鹏为全权代表着手推销。黄金荣立即与杜月笙、张啸林密谋设置圈套，引陆冲鹏上钩。他们先放出风声，法租界当局将对这批毒品严加防范，一旦发现，即抄没毒品，拘捕人犯。

陆冲鹏是个商人，一听慌了神，即托人向黄金荣疏通。黄金荣约陆冲鹏到西藏中路附近的一品香饭店面谈。到了时间，黄金荣不出面，由杜月笙、张啸林做代表，要陆冲鹏以500箱红丸与三鑫公司合股，再从中拨出100箱给公司做分股。换言之，除了白送100箱外，其余400箱由公司包销。三鑫公司胃口之大，手段之辣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如今，善钟里的房屋多为居民住宅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里走过历史风云，焕发出了新的魅力。

（内容摘自《静安文博钩沉》）

郁达夫和嘉禾里

文 章正元

郁达夫，原名郁文，浙江富阳人，中国现代著名作家，新文学团体“创造社”的发起人之一，他出版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《沉沦》，享誉文坛。夏衍曾说过：“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，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。”

在静安，郁达夫曾留下不少人生印记。1927年1月14日，郁达夫在尚贤坊的留日同学家邂逅了年轻貌美的王映霞，对其一见钟情。他俩于1928年1月在上海南京路东亚酒楼举行婚宴后，租住在赫德路嘉禾里（常德路81弄）。这是一条混合弄堂，分前弄和后弄。前弄是没有天井的东洋式房子，后弄是有天井的石库门房子。

郁达夫和王映霞住在前弄1476号。郁达夫曾这样描写他住的房子：小屋的租金，每月8元，只有楼上一间正房的光线较为充足，但因是朝北，屋子里冬寒夏热。从亭子间的南窗望出去，正好是静安公墓（今静安公园），那一座座坟的水泥盖上竖立着的大理石安琪儿，都历历可数。

王映霞后来也回忆说：“我们选中这一个住处，一则是为了和祖父的住处近一些（嘉禾里后弄1442号）；二则是因为这里的房租低，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和真正的劳动人民杂居在一处，在‘只认衣裳不认人’的上海滩，比较容易隐蔽。”两年后，王映霞的祖父迁回杭州，郁达夫夫妇就租了1442号。这里不仅多个天井，住得也较为宽敞，但屋内家具依然很简单。

郁达夫和王映霞在嘉禾里度过了一

段美好的时光。有“杭州小姐”之称的新娘为不会烧菜发愁，新郎就买书作指导：哪一种菜应该烧几分钟，哪一种肉要煮多少时间。

纸上谈兵的招数行不通，郁达夫建议说：“要学会烧好吃的菜，就得先出学费。我和你先到大小各式菜馆里去吃它几天，我们边吃边论，这样一定容易学会。”他们先后吃了十几家馆子，把一个月稿费全吃光。王映霞有点舍不得，埋怨“乱花钱”。郁达夫答：“人的身体最要紧，身体是别人抢不去的财产。”

郁达夫在嘉禾里创作成就卓著，尤以小说和散文最为著称，影响广泛。郁达夫文如其人，把自己的一颗真诚的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读者，所以读者也就把他看作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。中国许多读者喜爱郁达夫，其原因皆在于此。

1928年起，郁达夫陆续自编《达夫全集》《郁达夫诗词抄》以及《达夫所译短篇集》等。郁达夫每天著述之余，常和王映霞到附近的几条马路上散步。一位是蓝布长衫、其貌不扬的瘦男人；另一位则是风度优雅、端庄秀美的少女。过路人往往投以羡慕的目光。郁达夫苦尽甘来，当然是满足的。王映霞能嫁给中国的第一流作家，自然也是满意的。在旁人看来，这绝对是才子与佳人的美满婚姻。

有一年下雪天，一位朋友来邀郁达夫去浴室洗澡。结果，从下午一直等到午夜，也不见回来，王映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直到第二天黎明，满身冰雪的郁达夫才由一个陌生人扶着，踉踉跄跄地回到



原嘉禾里郁达夫、王映霞“小屋”

图片来源/上观新闻

家。原来，他洗完了澡，又到酒馆里多喝了几个杯，坐汽车回到嘉禾里弄口时，受了冷风醉倒在雪地里。

王映霞心疼得又是煮姜汤，又是拆洗棉衣，足足忙了一整天，并以此约法三章：凡是有朋友来邀他出去吃饭或喝酒，王映霞一定要这位朋友负责送他回来，并“警告”，否则以后再不让他出去。

郁达夫和王映霞在嘉禾里先后生下三子一女，其中女孩静子的出生，还得到

了鲁迅夫妇发来的贺电和送来的礼物。1933年4月，因生活、经济、思乡等缘故，郁达夫决定离开这个生活了五年之久的“鸟笼”式的里弄房子，还婉言谢绝了鲁迅的挽留，举家返回杭州。

郁达夫和王映霞当年在赫德路（今常德路）嘉禾里的旧居和附近的建筑，因市政建设的需要已拆除，矗立了一幢大型的商厦和五星级大酒店。

（内容摘自《静安文博钩沉》）